

他媽的！男人

他媽的！男人

航宇著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他妈的！男人

作 者：航 宇

责任编辑：王志章

装帧设计：郑文华

出版发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 址：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印 刷：西安公路学院印刷厂

经 销：陕西省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300 千

印 张：11

印 数：0001——8,950 册

版 次：1993 年 8 月陕西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19—3367—8/I·151

定 价：7.90 元



航宇，原名张世晔，农历1964年腊月初2生于陕北清涧。出版著作有《你说黄河几道弯》、《路遥在最后的日子里》。音乐电视剧《大腰鼓》、电视片《路遥》。《他妈的！男人》是他第一个中篇小说集。

内容提要

《他妈的！男人》是青年作家航宇同志所著的一部中篇小说集。这部小集中，航宇用粗犷豪放的笔调，描写了生活在闭塞落后山村中男人和女人感情纠葛所引发出一系列啼笑皆非、引人深思的一幕幕赤裸裸、血淋淋的人间悲剧。

此部小说集中，故事跌宕，耐人寻味，很值得一读。

它告诫所有的男人们和女人们。

男人，永远得不到他所想象中女人。

女人，也永远得不到她所创造的男人。

潇洒活一回

○写给男人也写给女人

潇洒，是男人女人的风景点

潇洒，就是一种快乐，一种豪迈；潇洒，也就很快乐也就很豪迈。

男人想潇洒，女人想潇洒。

要潇洒，先把事干成；要潇洒，再把泪擦干，生活的道路不平坦，敢于克服困难都是些好汉！

潇洒向男人招手！

潇洒也向女人招手！

为此，让我们共同潇洒活一回。

无须讳言，潇洒是个浪漫的字眼，也距我们并不遥远，男人女人同样强化危机意识，实现自我调整和反省，而更多的是抓住机遇、打破框架、砸掉枷锁、劈风破浪去描绘蓝图。

那样，男人也罢，女人也罢，不潇洒也自然会潇洒。

潇洒也是一场心理革命，该遗弃的必须遗弃，该消亡的须加速消亡，让先进的，科学的，合理的，适宜的，进步的，创造的加紧诞生出世。潇洒很重要，男人如此！女人如此！

跨世纪的晨钟清脆般地敲响，新的潮流风起云涌；冲破旧的束缚，

向新的终点冲刺。

潇洒活一回，我们别无选择。

潇洒是一种创意的思想，用激扬的情绪，在缤纷的舞台上，潇洒活一回。

《他妈的！男人》，尽管是些虚构的文字，然而，那里的男人女人，同样为了潇洒活一回，而抗争，而搏击；同旧的传统，同旧的观念，同旧的世俗，同旧的习惯在厮杀的昏天黑地。

潇洒，如朝阳般年轻。

潇洒，青春的风采。

男人们！女人们！

跨世纪的号角已经吹响，让我们在跨世纪的征途上潇洒地活一回。

朋友们，外面的世界很精采，让我们携起手——潇洒活一回！

航宇

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夜于寒室

《他妈的！男人》题记

我毫不犹豫地给我的这个中篇小说集起了这个名字。

《他妈的！男人》单就这个书名，也许会引起很多争议。然而，无论是持赞同者也罢，还是持反对者也罢，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被一般人接受和理解的。

时间总是在不慌不忙地滚滚向前飞转着。那个一头乱发的航宇（也叫张世晔），不甘寂寞，在中国都市的边沿地带，形影单薄地冲撞了整整四个多年头。但是，毫不隐瞒地可以这样说，身居在花花绿绿都市中的我，并没有被都市那种节奏和快感所容纳所接近。我的语言，我的习性，我的神情，仍然靠近于黄风厚土，就像小羊羔羔离不开那一洼青青的草坡和汨汨的河水。

也是昨天夜里零时，窗外响着细细的雨声，我无法入睡，重新翻读了《他妈的！男人》这部小说集子，仿佛耳畔再次听到了黄土山沟沟坡洼洼上男人和女人們的吼叫声。的确，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像刀刻一样印在了我的脑门上；他们那种粗野般的话语，他们那种土里土气的身影，一时不停地传入我

的耳朵，闪现在我的眼前，那种欢笑叫骂声毫不拘束地激荡在无遮无掩的上空。甚至那些穿红褂绿留着长辫子的俊女子蹲在河边挽起白格生生的胳膊裤腿认真洗衣的神态和一身灰气连牙缝里也积淀着一层厚厚的黄土而裸露着上身健壮如牛的男人睁眼即见。作为黄土地后代赞颂者的我的《他妈的！男人》，并不是用一两句什么脏话和国骂张开嘴巴又闭上眼睛，而是黄土地一种真实的原始再现。

《他妈的！男人》是展现山区悲壮人生的一种“攻击”开始。第一篇题为《男人哟，女人哟》的小说，最先是发表在云南一家叫《含笑花》杂志的头条位置上，原来的题名叫《乡恋》，收录在这个集子时，我有意作了这样的改动。同集子中的小说《娟娟》、《岁岁是一根草》、《月儿几时有》……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框架和概貌，只是在部分章节上作了稍微和必要的改动。这些小说的选材全部是取舍于黄土地大背景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男人和女人同旧传统、旧习俗、旧势力的相互冲撞。而且这里面的人物和事件，大都是我听到的或者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我只是把这些原型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编排和夸张所产生出来的。

笔调简单，章法零乱，缺乏技巧，没有功底，更谈不上有什么张力和意义，人们会认为浅簿、庸俗，不值一读，那是很正常的。但是，应该告诉人们的是，在我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中篇小说集里，激烈而不安地跳动着黄土地上男人和女人们狂热的心。我承认，我在极力而积极地表现他们的时候没有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很好地把他们表现出来，这从属是自己的无能。但是，我总还是下了极大的努力和勇气，尽心尽力地把他们彻头彻尾地表现出来了，很可能不好，但总算画出来了。

这并不是像一条被击的很痛的狗一样瞪着乌黑的眼珠子

在那里沙哑般的嚎叫，而是在为生存为潇洒而抗争而呼唤。

那是男人女人们共同的心声。

社会在不断地变革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前进着。几千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是人类在推动历史向前滚滚发展。要发展，就要有抗争，就要有斗争。我不排斥什么批判，但我赞同在求得进步中加以批判。

《他妈的！男人》也是如此。

我企盼一种批判。

很可能，仅我的这个书名就很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批判的话题。那么，如果是值得批判的话就去轰轰烈烈地加以人道的批判吧！

我会赞同！

作 者

1993年7月30日零时

此书写给女人：

因为他是你现在和将来的丈夫！

目 录

- 《他妈的！男人》题记 (1)
 - 潇洒活一回 (1)
 - 男人哟，女人哟 (1)
 - 岁岁是一根草 (32)
 - 月儿几时有 (85)
 - 娼娼 (153)
 - 困惑 (190)
 - 他妈的！男人 (237)
 - 光棍村轶事 (316)
 - 《他妈的！男人》及其它 (341)
- 

男人哟！女人哟

果 卜- Wyo

1

那天很闷热。

半后晌，天空骤然间哗啦啦地撒了一泡热尿，把黄土地滋润的清喉咙亮嗓门，那只钻在碾盘底下的红关关公鸡跳上墙头美美地将脖子伸展高高地叫了一声。所有的那些菊花蒲公英在这时候挺直了腰板，秋高气杨地摇头晃脑，不屑一顾地绽开了招人的笑。

二狗是刚从山里回来的，肩上扛着犁，手里执着牛鞭，那头老黄牛慢不经心地站在前边。二狗的衣服全是湿湿的，那是刚才让天给尿湿的，他毫不在意这一切，湿着穿在身上痛快，他仍在美滋滋地哼着小曲，跟在牛屁股后边。

走头头的(那个)老黄牛(哟)大路上走
赶黄牛犁地的(那个)哥哥(哟)跟在牛后头

那个死二狗哼着，转过一个弯喝住牛解开了裤子正撒一泡尿。

“噢，二狗——”

“哎呀，怎么还有人哩。”

二狗慌忙拉起裤子，尿已在他那裤裆美美撒了一大块，转过身一看原来是英子，他对英子笑了笑：“嘿，是英子，你上那儿去？险些把哥给吓坏。”

“那有甚？谁不晓谁身上有个甚？”英子抿嘴一笑，继而轻轻地看了一眼楞在一旁的二狗。他灰灰的脸上全是一层灰蒙蒙一般浅灰色的雾，白白的半衫黑一块灰一块，就像刚从个体染坊里染出来的一样，两只脚片子站在刚刚下过雨的泥地里咯吱咯吱地直响。

“二狗，你快咯，别老看着我，不羞。”英子揣了个大洗脸盆扭过身冲二狗说了那么一句话走了。究竟是甚意思，二狗说不上来。是的，他是说不出来。他呆呆地站在那个地方。

英子走了，下了那个长满杂草的小山坡直到了坡底下那个小河里。二狗的目光一直把她送到河边把衣服放在水里，才快快地赶着路边吃草的那头牛回到了家。

然而，他却丢了魂似地又折转了身跑到硷畔，搭手撩望河边洗衣的英子，这一切被二狗的婆姨桂兰全看在了眼里。可桂兰又不敢当面就给他来个下马威，她明白的很呐，那二狗可是一个“儿狗”，平时你看他傻乎乎的像乖绵羊，可是让他恼怒了可就像一只激怒了的老虎一般，这一点桂兰是十分清楚也是体验过多次的事情。“你回来了，快吃饭呀，老呆在那儿干嘛？”桂兰显得十分亲热地招呼着二狗。可他却纹丝没动，好像那魂都已经让小花狗给叼远了，至于桂兰说那些话，他连听也没听见。

二狗先是搭手一个劲地张望，继而在硷畔的一棵洋槐树下发疯似地抽起了旱烟并且抽的十分有劲也十分有味就像从来没有抽过这么好的旱烟。

桂兰哭笑不得地走到他跟前，假装什么也不晓得地站在

他后边。

这时，二狗发现了她。

沉默本来是一件十分悲壮而痛苦的事情，自从他俩结婚以来也从来没有好好地过个舒心的日子，夫妻之间的言语不多不说，动手动脚的事情也是经常发生的。

那个混蛋的不正经的男人。

太阳已经上了畔，山民们也陆续出山干活去了。这时候二狗才觉得他的肚子有点饿，就站起来一声不吭地回到了窑，揭开锅盖一看，他娘的，那里有个饭，就连饭的影子也找不见；他妈的，这不是跟老子作对吗？二狗的火气又来了，这次桂兰也毫不在乎地顶撞了起来。你饿了~~我~~还饿，看还看不饱吗？

是的，吃能吃饱看是看不饱的，世界上有吃饱的可没有看饱的事情。然而，二狗却跟大伙儿不同，他看见人家婆娘不渴不饿不累不热不闷而且很幸福很自在很快活。也许是他那家庭给他的心头罩了一层灰蒙蒙的雾，这层雾一罩他六七年，使他喘不过气来挺不直腰板，无形中的火气只有出在桂兰身上，使得桂兰也常常陷入那种孤独痛苦和不安之中。

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桂兰是下了最大的努力不怕那盆打碗烂了，二狗在前沟里和英子那些事她是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能哄人骗人，那不是他那该死的男人骚情人家英子吗？

“你当人家没看见？”

“看见什么了？”

“你明白，装甚洋葱，雪地里埋不住死人。”

“你这混蛋。这么晚还没有做饭，叫老子吃你？还是吃啥？”二狗眉头一皱一皱的，脖颈里的青颈直冒，那股粗野劲一泄不

可收。

“既然有人亲你就会有人给你吃给你住。”桂兰低着头顶撞了几句。她的嘴今天也不让人了，特别像二狗这样的男人，你越怕他他越不知天高地厚。

二狗和桂兰恰似两只公鸡斗架，四目圆睁，相互对峙。今天看上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人，其实她却是一位刀子嘴软心肠的女人，她心地善良又明明白白，二狗那混蛋耍起了他那二杆子牛脾气，你再跟他持续下去就会遭受皮肉之苦，不如悄悄地钻到灶火口塞上几把麦秸做饭吃了了事一宗。

二狗可是个吃生铁拉驴屎的后生，稀疏了的下巴上那几根胡须一翘一翘地在不停地发作不停地抖动，乌黑铁青的脸本来就十分难看再加上又拉下了放屁怒劲的眉脸，着实让人看了恶心。

这号事本来他应该给婆姨说清楚以后改正了就没那回事，可他却偏偏要强词夺理地红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是灰的，让人心里圪里疙瘩出气难堪。

“你娘的，你妈没给你做上眉脸……”

二狗骂的桂兰鼻子嘴里淌血，让人听了要怎难受就有怎难受。

啪！有人恨劲地敲门，敲的震儿欲聋。

桂兰起身开了门。

门里进来了田婶。

他来干什么事来了？是听见桂兰和二狗吵架而跑来的吗？他们的确把邻居也害扎了。

田婶一脚刚踩进门就嚎开了，就像吃奶娃娃一样嚎哭的鼻一把泪一把的。“我那死男人，说我和臭臭在草窠里干那事了，你们看他说那些让我怎活人……”

“婶，别哭，别，谁家能比谁家强多少。”

“你这驴养的。”

“你看你看，打滚就又变驴了。”

不说了。不说了。唉，月亮永远不能成太阳。

太阳红格彤彤地搁在了那个山梁梁上。

多好的一个又红又大的太阳。

2

二狗确实确实不是个好东西。

谁也别把二狗看成是一个人，要不是他娘老子生他，灰驴也不下他。

后晌时分，二狗又赶了那头牛去山里耕地。

“爸爸，我也跟你到山里去？”

“我在山里犁地，你跟上干甚？”

就是嘛，一个人出去自在一个出去快活一个人出去想喊就喊想唱就唱想骂就骂想哭就哭想打滚就打滚想撒尿就撒尿无怨无悔。

村里的好后生见了双眼红，
这么好的女子娶不进我的门。

睡到半夜胡盘算，
揭开被子光蛋蛋。